



# 七根孔雀羽毛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三辑

张楚  
—著—

生存就是

在生死之间行走的

一条残酷

和

诱惑之路

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 七根孔雀羽毛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三辑



张楚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七根孔雀羽毛 / 张楚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2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三辑)  
ISBN 978-7-5354-4869-9

I. ①七…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553 号

责任编辑: 方莹  
封面设计: 颜森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88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42 千字

---

定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尹志勇 黄 嗣 阳继波

名誉主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 编：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

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 7 年以前的 1992 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 59 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 1992 年起,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

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5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8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90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90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21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2014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

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90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后”和“70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年8月8日于北京朝内

目 录 Contents

001 细嗓门

052 刹那记

107 大象

150 七根孔雀羽毛

210 夏朗的望远镜

258 梁夏

306 小情事

343 要对夜晚充满激情——张楚小说创作二十年论 /

程德培

378 张楚小说创作年表

## 细嗓门

### 1

林红抵达大同那天，是腊月十六，离过年还有些时日。出了检票口，她没急着跟岑红联系，而是独自在火车站附近转悠了两圈。单从火车站看，这座城市跟十七年前并无变化。旅客如织，黑灰的天宇低垂。林红长吸口气，先到一家饺子馆要了碗水饺。水饺油大，她随手倒了些陈醋。后来她盯着那只灌满陈醋的破啤酒瓶。啤酒瓶里漂浮着团黑糊糊的东西。她用筷子蘸出，却是两只淹死的苍蝇。林红用牙签将它们挑到餐桌上，戴上眼镜，仔细研究着它们。研究完后，林红就完全没了胃口。她从旅行包里掏出块硬邦邦的面包，就着饺子汤吸溜着吞咽。吃完了就跟老板娘要餐巾纸。

“厕纸啊？在桌上嘛！又不是没长手，自己撕！”

这座城市的口音还和若干年前一样狠辣干进。林红用手纸擦拭着眼镜，却越擦越模糊。后来她倚着饺子馆的脏门板，恍惚间又回到1986年冬天。父亲从部队转业，那天，父母带着她跟妹妹在站前的饺子馆，要了斤茴香猪肉馅饺子。肉多菜少的饺子和辛辣的大蒜让两个女孩忘记了告别时的忧伤气氛，变得活泼起来。林红喜欢一个肉丸的饺子，这样的饺子每年也只能吃一两次。那天，她跟妹妹吃得很快，等她们吃完，才发现父母手中的筷子悬在半空动也未动。他们近乎怜悯和自责的神态让林红有些羞赧。那年她十三岁。十三岁的林红觉得自己很有必要让父母省心一些，她往肩膀上揽了两个硕大包裹，包裹很沉，装的全是铁筒菠萝罐头。这大抵是空军部队给转业指导员的最后礼物了。她背着行李，在父母温柔的斥责声中，蹒跚着牵着四岁的妹妹走向检票口……

她还是没急着给岑红电话，而是到站前超市转了转。如若要去岑红家，最好给孩子老人带些礼物。要是没记错，岑红的孩子今年六岁，六岁的男孩喜欢什么？林红斟酌着买了旺旺大礼包和一套奥特曼光盘，又给岑红的公婆买了两瓶鹿龟酒。她晓得岑红跟公婆住在一起。从超市出来，林红这才蹲在台阶上，给岑红打电话。她告诉岑红，她出来旅游，在北京转了转，没啥意思，就来……看岑红了。她很想岑红。为了强调她来大同的原因，她说，她已经三年没见过岑红，不知道岑红是瘦了，还是胖了，是梳着马尾辫，还是烫了直发？她语气有点哽咽，有点幽怨，她的声音细细的，在嘈杂的火车鸣笛和旅客喧嚷声中显得微弱而楚楚动人。

岑红对她的到来并不如何吃惊，仿佛早已预知故人来访。她们虽多年未见，却时常电话联络。小小的惊喜还是能听出来。岑红说，你怎么没提前给我信儿啊！哎，我在汾阳呢，现在是……下午三点半，晚上还要跟

德州客商吃饭，岑红在那头沉吟了会，说，这么着吧，我让李永去火车站接你，你先到我们家住一宿，明儿一早我赶回去！林红对岑红的建议没肯定，也没否定，也就是说，她对岑红的安排似乎很满意。

像那些满怀希望的等待者一样，林红在候车室门口站了足足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里，她又饿了，只得买了几只茶叶蛋，三两口咽下，又买碗米粉哆嗦着吃完。她从没这样饥饿过。她忘记她有两天没吃过任何食物了。

那个叫李永的男人终于来了。他径直走到林红面前，放肆地瞄她几眼，伸手就去抓林红的行李箱。林红没说什么。她根本就来不及说什么，三步并作两步紧随其后。这个叫李永的男人还像多年前一样沉默。她有些慌乱地盯着他的臀部有力地摆动，把她牵引到一辆警车前。她上了车，安静地坐到后座，怯怯地目视着李永的头发。这个男人给她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头发：看上去黑而繁密，根根倒立。

“火车上累吗？人挺多吧？学生们都放寒假了。”

林红低声说：“不累。”

“走了十多个小时吧？有座位吗？”

“十小时四十九分。普快。”

“这些年……挺好的吧？”

“好。”

“家里人都好吗？”

“都好。”

“哦。”李永似乎不知道说什么了。

“你们……也挺好的吧？”林红把头俯低，掏出唇膏，偷偷刮着爆皮

的嘴唇。

“能有什么不好的，”李永叹息声，“就那德行。一天一天地过吧。”

“你胖了呢。”

“你瘦了，”李永似乎有些惊讶地说，“你怎么这么瘦啊？有皱纹了。”

“是啊，”林红挤出丝笑容，“不过，你还那么年轻。男人都扛老。三十岁的男人……不都是……花骨朵吗？”

对林红揶揄性的赞美李永没吭声。李永没吭声，林红也就不好再说别的。林红就又给岑红打电话。岑红漫不经心地问，他怎么刚去接你？林红嗫嗫地说，这也不晚啊，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岑红低低嘟囔句什么，林红没听太清。其实除了火车站，这个城市变化还是很大的，在黑夜中，还是窥出灯火亮了，店铺挤了，拉煤的大卡车少了，鬼魅的高楼在暗中闪着橘色灯火，让人心里一热一热着疼。李永一直抽着烟，林红不时小声咳嗽两声，将车窗玻璃轻推开一半，傍晚的风硬硬吹过，林红打个冷战，不由得将臃肿的腰身紧紧反抱。她听到自己的心脏还在紊乱地、强劲地敲着胸腔，仿佛随时要从两个温暖的、倭瓜花般瘦小的乳房中间跳脱出来。

## 2

岑红的家，让林红吃惊的是，结婚时用透明胶布粘到门楣的大红“喜”字，还艳艳地粘着，这让林红一下子有点时光逆转的错觉。岑红的公公正在厨房煮饭。岑红的婆婆在刮鱼鳞。那条鲢鱼还活着，挣扎着蹦跶，将鱼鳞鱼籽甩得遍地皆是，婆婆就叮嘱身边的男孩拿锤子。那个虎

头虎脑的男孩，无疑就是岑红的儿子。孩子很快把工具拎来，照着鱼头就是一锤。林红的身体随着锤子的重击晃悠了下。李永从身后扶了扶她肩膀，说，你是不是累了？累了的话，先到屋里休息休息。林红红着脸说，怎么会累呢，见到你们，高兴得跟吃了兴奋剂似的。边说边拿礼物，热情地塞给孩子。李永的爹妈仍保持了东北人的豪爽实在，端茶倒水洗苹果，对林红不远千里探望岑红表示了诚挚的、近乎感恩的道谢。他们责备林红为何独身一人前来，而没带丈夫和孩子？这样多见外啊！林红就说，他们还没有要孩子，丈夫去北京培训了。两位老人又问，去北京培训什么？林红还没吭声，李永就介绍说，林红的丈夫是当地有名的理发师。老人们就盯着林红的头发说，怪不得呢，闺女的头发这么漂亮，孔雀开屏似的！林红头发是那种暖暖的酒红，烫的小波浪，这两天的旅途让头发变得乱碎不堪。她沉默片刻后，对两位老人说，她的头发不是她男人做的，她从来不让她男人烫头发。两位老人多少感到些意外。在他们看来，理发师不为妻子理发是不合情理的。

对于两位老人的多嘴多舌，李永变得不耐烦。他大声地说，今天晚上，他跟林红不在家里吃了。为什么？岑红刚才打电话说，她在酒店订了桌。他要带林红去会见几个唐山老乡。老人们就开始唠叨为啥不早说呢，糖醋排骨都做好了，鲑鱼也入了锅。孩子则张罗着跟父亲一起去酒店，被李永生硬地拒绝了。他对孩子说，你要在家陪爷爷奶奶吃排骨，排骨能让你脑子变得更聪明、骨头变得更坚硬。

“你干吗骗他们啊？”林红坐到车后座问，“岑红……肯定没给你打电话。”

“没啥，”李永说，“跟你待会儿，说点话。她不在家，我得尽地主之谊



吧。”

“家里不一样说吗？”林红幽幽地问道。李永默不作声。她有些尴尬地拂拂头发，暗中瞅着李永。李永的脸在黑暗中倏地亮下，灭了，再亮一下，再灭，她根本看不出他有何表情，而看清他的表情，对林红来说，是件多么迫不及待的事。

“其实没什么，”李永说，“能有什么呢？”

能有什么呢？

去的是家海鲜店。李永点了扇贝、鲍鱼，要了只个头不小的龙虾。林红还没到过这么豪华的餐厅，缩在李永身后，总是欲言又止，间或愣愣地盯着水池里游来游去的中华鲟。等上了包间，却是个十来人的大包，两人在空旷的包间里显得那么小，又显得距离那么远。既然谁也没提出坐得更近些，两个人也就那么远远坐着，中间隔了三四把雕花木椅。林红打量着李永，李永正在开红酒。这男人还跟七年前一样有味道。他的味道是从他的动作里散发出来的：他的每个动作都僵硬呆板，无论举手抬足，都仿佛出生的婴儿般混乱，不明晰、没有丝毫目的性。林红向来不喜欢动作敏捷的男人。

“你喝点红酒吧，暖胃。”李永没等林红回答就把酒给斟上了，推到林红眼前。林红把杯子擎起，红酒来回晃着，在倾斜间舔噬着玻璃杯，要从坚硬的透明中流出来似的。

“我知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李永说，“你们不愧是闺中密友。”

林红的身体轻颤着。

“你冷啊？服务员！把温度调高些！”

“一点都不冷。你别麻烦她们了。她们不容易。”